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六至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吳典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三年三月乙丑工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吳充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宫使仍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依知大藩例支添給充為相務安静不遣使不滋長法令所言於上人無知者先是上怒安

南師出無功言者又因周沃謝表謂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乃置獄劾逵事人皆為充懼然充書但勸逵以經久省便非止其進兵也充既數為同列所危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慈聖光獻太后崩不能入臨力辭位不許章七上遂輿疾歸第上始聽充罷要錄云充嘗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世譏充心正而力不足周沃事初在二年八月辛亥後在此年二月丙辰八月乙卯舊紀書充以疾罷新紀不書因由

詔高麗學法僧覺真賜號法照大師曇真法遠大師麗賢明悟大師仍賜紫方袍聽隨

貢使歸國　禮院言國子博士孟開乞姪孫宗顏為嫡孫據無子者聽養同宗之子昭穆合者又曰子孫繼絶應析户者非十人以上不得析則是有以孫繼祖者又晉侍中荀顗無子以兄之孫為孫請如開所乞從之政和三年閏四月二十七日檢此

丁卯手詔大行太皇太后虞主於集英殿奉安據禮官從臣之議終為未允蓋集英在平日未嘗一御又非昔厝殯宫之所則殊失妥虞神靈禮意或於慶壽殿奉安

恐亦無嫌可下禮院詳定以聞既而禮官以為於義無嫌請虞主自右掖門繇承天宣祐内東門入慶壽殿虞主至京山陵使以下導至右掖門並從之初詔山陵使以下導虞主至板橋先入朝謁而禮儀使陳薦因請令侍從官前導至集英殿禮官以為不可故也二月十七日何洵直云云

辛未遣官祈雨　詔聞蜀中上供布比歲多闕凡十年約六百餘萬匹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閻令磨勘

以聞

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於永昭陵兩紀並書要錄云后好讀史書及佛道教善飛白亞於仁宗慶歷八年閏正月望夜仁宗欲於禁中再張燈后力諫止之後三日衛士數人踰屋至寢殿時后侍帝夜半聞變帝遽欲出后閉閤抱持遣宮人馳召都知王守忠以兵入衛賊至福寧殿下斫宮人傷臂聲徹帝所宦者何承用慮帝驚紿奏曰宮人毆小女子后叱之曰賊在殿殺人帝且欲出汝敢妄言耶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水踵其後賊果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所遣宦者后親剪其髮以為識諭之曰賊平加賞當記汝髮為證宦者爭盡死力賊即擒滅倉猝處置一出於后后閤侍女有與黃衣卒亂者事覺當誅求哀於帝幸姬為之言帝性寬仁欲赦之后具衣冠見固請誅之帝曰痛杖之足矣后不可曰如此無以肅清闈闥帝命

后坐后立請幾移兩辰帝乃許之遂誅於東園張貴妃專寵驕恣嘗出遊欲假茜蓋於后后即欣與之妃以白帝帝曰此國家文物上下有秩汝張之出外臺諫必有言妃不樂遂不出妃數侵侮后且危中之后不與之校自持謹甚卒不能害英宗感疾詔軍國事請太后權同處分事涉曹氏及內臣者無絲髮假中外章奏下二府者日不減五六十通二府考會擬議近者數日遠者旬月然後進呈后一一記舉大意無所忘失樞密使富弼退謂副使吳奎曰君名彊記能如是乎上即位事后致極誠孝本朝故事外家男子不得入謁后既高年多疾弟佾亦老上為后言宜數召見以自慰懌后輒不許一日上自與佾同至后閤坐少頃上先起令佾得伸親意后遽謂佾曰此非若所當留也趣遣隨出

甲戌命王珪提舉修兩朝國史舊紀書此新紀削去 詔自今歲

降大小歴本付川廣福建江浙荆湖路轉運司印賣不得抑配其錢歲終市輕齎物附綱送歴日所餘路聽商人指定路分賣　上批權知高麗國王事王徽除回降詔書外可别與一詔諭以貢船在海遭風乃操舟者不良非使人之罪宜從矜釋之意　詔遼使所過州軍迎送賜燕許聽樂至開封府界勿作　詔臣僚軍班子弟武學生員百姓有保識者聽赴教馬軍所學馬步射舊録王中正傳可考附注熙寧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庚午新録並削去二月二十五日巳未已罷教習馬軍所此又

云爾

當考 樞密直學士兼侍讀陳襄卒

乙亥元德皇后忌以虞主在道罷奉慰行香及虞主至

自永昭陵值明德皇后忌亦如之

丙子詔聞河北京東西河東陜西淮南路不雨已傷麥

苗榖田亦乾未可耕作其令守吏博訪名山靈祠祈禱

罷同天節上壽賜燕羣臣進奉酒器香合等 權京東

路轉運使劉攽等言前兖州仙源縣主簿孔若升廼宣

聖裔孫乞令監修兖州仙源縣文宣王廟限二年畢從

之　補定州軍城寨卒孫倩爲三班借職以告營兵九人謀叛伏誅也　廣南西路經畧司言知南丹州莫世忍貢銀香師子馬七印以西南諸道武盛軍德政官家明天國主印爲文降敕書答之賜錦帶并以南丹州刺史印賜之仍詔經畧司毁其舊印新紀書乙亥南丹州入貢賜以刺史印舊紀不書

丁丑詔鄂州嘉魚縣尉兼主簿扈大有爲衛尉寺丞賞捕盜功也　賜高麗國王徽詔問其疾苦以徽自言見

服所賜湯藥故也　詔在京募五百料錢步軍候數有餘選充馬軍　河東經畧安撫使孫永乞聽代州餅形寨主劉進再任上批進向與北人理辨木寨地界應對之間稍識機會特從之　上批羣牧行司就給諸路弓箭手馬殊不堪宜專委一有風力監司覆案訖支配遂命陜西轉運使李稷案之　上批穆珣乞移梓夔路鈐轄司於資州應接夷事頗為近便但轉運鈐轄兩司皆不欲從故言者雖衆議卒不行宜依珣奏直處分仍專

委轉運使高秉處畫自今委中書選人知資州管勾梓夔兩路兵馬司事尋詔遂州罷兼管本路兵馬罷遂州管兵馬

乃六月九日事今并書

上批近差梓夔路都監王宣雖前後累曾薄立戰功然皆就本路陞擢未嘗一至京師朝廷得親審其材否聞宣人品椎鈍全少識畧常須得人指縱或且稍堪驅策今若委以處置職任不惟於邊事無補亦恐緩急别致乖方貽朝廷憂可别選一稍有思慮者代宣遂以左藏庫副使高遵治兼閤門通事舍人代之

詔監司督捕賊盜許差馬步軍卒五十人并器械自隨從京西南路提點刑獄胡宗回請也　禮院言周禮司服職曰凡喪為后齊衰注曰諸侯為之不杖期疏義謂諸侯諸臣皆為王后著齊衰不杖又儀禮喪服為君之祖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又五服年月敕齊衰不杖期章為祖父母是古者諸臣於后同服齊衰而不杖今羣臣為大行太皇太后於禮合服齊衰不杖期遺誥雖言釋服後勿禁作樂續詔民庶過百日作樂自啓菆

至祔廟復詔禁止即羣臣自宜依禮律期年聽樂詔三路緣邊官祔廟畢許用樂餘文武官皆期年

庚辰復置晉州趙城縣初熙寧中廢入洪洞縣為鎮至是知州王說言百姓輸納詞訴回遠歲輸税課不便焉竊考趙氏之先季勝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周穆王賜造父以趙城今趙城是也由此為趙氏乃是國家得姓始封之地不與他縣邑比故復之舊紀書復趙城縣新紀不書

乙酉祔慈聖光獻皇后神主于太廟兩紀並書

丁亥上批大行太皇太后殿使臣及祗應人等各轉一資十年以上加一資又詔永昭永厚陵奉先兵士特免差出二年　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司宋用臣言近泗州置場堆垛商貨本司承攬般載將欲至京乞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為堆垛場從之二年十月四日初置泗州堆垛場四年八月七日蔡河又置

戊子德音降兩京畿內河陽管內死罪囚杖以下釋之

緣山陵應奉民户蠲閣租稅有差_{兩紀並書}　樞密直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曾孝寛為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孝寛免

喪故有是命尋入見留判司農寺_{判司農乃四月十三日今并書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宫司馬光

奏再任已満已經兩任難更除授止乞專修資治通鑑

詔特許再任　詔廣西不係團結土兵闕近六千人若

以見闕數移於湖南江西便近州軍招置作兩番上下

不惟廣西得上番人應副差使湖南江西亦得下番兵

控制寇盗其令樞密院勘會廣南西路當减併指揮人數招置處及軍額以聞從前提點刑獄劉宗傑請也

詔西上閤門使狄詠展磨勘一年詠知廣西軍契丹嘗入新河鋪縱火坐斥堠不嚴贖金至是當改官故也

增置羣牧都監一員

巳丑景靈宫使昭德節度使兼侍中曹佾為䕶國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中書令出入如二府儀公使半給見錢後無得為例又給宣借兵五十人又以慈聖光獻皇后姪左

藏庫使康州刺史帶御器械誦為東上閤門使六宅副使諭為供備庫使西上閤門使評為四方館使慶州刺史左藏庫昌州刺史誌為皇城使滎州團練使西京左藏庫副使讀為文思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誘為東上閤門副使姪孫西頭供奉官閤門看班祗候�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試大理評事時等七人各遷兩官白衣臑等七人並為右班殿直姪曾孫白衣温等五人並為三班奉職從弟皇

城使偃為西上閤門使雄州刺史從姪成州團練使駙
馬都尉詩等三十一人各遷兩官候服闋除防禦使白
衣諆等五人並為三班奉職從姪孫左藏庫副使明等
三十六人各遷一官白衣習等四十五人並為三班借
職姪女四人各遷一等又封弟婦贈昭慶軍節度使億
妻申國夫人徐氏為楚國夫人姪女七人從姊妹六人
從兄弟婦八人並為郡君已為縣主者改郡主增料錢
二十千姪孫女十五人並為郡君已為郡君者遷一等

未有冠帔者與冠帔為尼者賜法名紫衣師號上以慈聖光獻故大推恩於曹氏於后為兄弟行者進三官子行進兩官孫行者進一官凡被賞者百餘人且欲以佾為正中書令呂公著言正中書令自宋興以來未嘗除人況不帶節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寵外戚上曰此誠濶典第不如是不足以稱厚恩爾公著固爭乃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他日佾又奏臣鄉除兼侍中三子皆以臣故進官令除兼中書令亦乞用前比進三子官公著言

佾除兼侍中曹氏子孫皆不遷故特以佾故進其三子今佾三子已用汎恩進兩官矣豈可以復加上曰理固如此第以元舅之請不可違爾上又曰褒寵外戚誠非國家美事顧以慈聖光獻有功於宗社宜優恤其家爾公著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等數事而已上深以為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諷上既退薛向嘆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浹背　詔在京及諸路賒當市易司錢

物出限者展一季如限内納足本息其出限息罰錢悉蠲之　又詔于闐國進奉使所賣乳香償以見錢其乳香所過官吏失察令轉運使劾罪　詔給階州錢千緡為招撫羈縻管設蕃部之費初秦鳳路經畧使羅拯乞階州置蕃部司不許故賜以錢　上批手詔旱氣日甚夏秋之田卒將被災宜擇日再遣官懇禱天地宗廟社稷

庚寅詔輔臣祈雨　又詔六宅使慶州團練使宋用臣

修太皇太后皇堂有勞於見寄使額上遷五資　御史
潏中行言近諭奏乞追寢翰林學士李清臣新命未嘗
施行按清臣前任京東提點刑獄蘇軾在部中親見軾
輩悖慢怨謗附下訕上而不能剌舉則清臣失職之罪
巳在可誅矧復與之更唱迭和相為朋比而怨懟譏謗
之辭又特過之固治世之刑所不宜赦也伏望明著清
臣罪狀追寢誤恩使天下曉然知為姦於幽而蒙戮於
顯雖廋情隱慝無以逃聖世之誅不聽朱本削去　御史何

正言臣近被差監太廟祔饗祭而神主幄殿無侍衛之儀檢會儀注少府監以神主匱祔前一日以箱帊覆之置於腰輿詣幄帳中宫闈令捧置座上所司侍衛如儀令所司簡慢如此伏乞治其主者以懲不恪詔御史臺取勘以聞後判太常寺李清臣陳薦知禮院葉均崔公度曾肇王子韶各贖銅及禮直官禮生等各决罰有差

詔遼使賀同天節見辭日止賜茶餅十日拜表賜節衣並遣執政官就驛賜御筵十一日就驛賜射弓例物

十三日不賜御筵餘如故事以在慈聖光獻皇后年內故也　又詔戎瀘知州自今差武臣各帶本州緣邊都巡檢使遇有邊事與兵官照應出入從梓夔路鈐轄司請也　環慶路走馬承受胡育坐例外取索軍馬文字副總管燕第一將林廣引莊貫故事非是並罰銅十斤育移別路

辛卯故懷化校尉大渡河南邛部川都鬼主苴尅男韋則為懷化校尉大渡河南邛部川都鬼主

夏四月乙未贈司空兼侍中謚正憲吴充卒輟視朝二日卒其第奠之充臨死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上聞而悲之對輔臣言充孤立無與先是御史臺鞫周沃言安南宣撫招討司事未竟後數月詔充諸子有干涉細故並免根治當時言者蓋欲借是以傾充也世譏充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不能勇退云吴充正傳辭多貶斥其賛云充舍同即異幾以動揺時政明不燭理狃於流俗彼哉彼哉蓋非公言也然亦可以見充心術矣今從墨史詔充諸子免根治乃七月十二日事今并書之蔡絛叢談云熈寧十年交阯無故犯鄙遂并陷欽廉邕三郡多殺人民係

擄其子女朝廷爲赫怒出大師行討之時將遣内侍李憲行王荆公介甫力爭其不可廼止而介甫亦罷矣於是吳丞相充王岐公珪皆次當國命師郭宣徽逵而副以文臣趙卨南征爲合西北鋭旅暨江淮將兵多至十餘萬輜重轉輸不在也及入蠻境先鋒將苗履燕達徑渡富良江一擊散走其賊衆擒僞太子佛牙將進破其國矣逵聞而怒亟追還之欲斬二驍將於纛下賴卨救免因屯師於蠻地不戰者六十餘日大爲交人慢侮逵但遜辭麾取其要領且納賂得還報中原人不習水土加時熱疫大起於是十萬大師瘴癘腹疾死者八九既上聞神廟大不樂命窮治厥繇久之廼得吳丞相與逵書札曰安南事以經久省便爲准蓋逵承望相臣風旨因致坐貶事未竟會吳丞相以疾薨於位得不治其後幾三十年當大觀之初吳丞相之二孫曰儲曰侔者以同妖人張懷素有異謀皆坐死一時識者咸謂安南之役天之所報云嗚呼執事之人主國家謀議者可不謹

哉可不戒哉條所云鄭達欲斬苗履燕達等並當考詳

賜上清儲祥宮田二十頃遇同天節賜道士一人紫衣賜靈慧大師王太初為靈慧沖寂大師太初以符籙行於京師宮中亦頗用之上方委以營宮故也　詔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畧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板行之　審刑院奏知德順軍姚麟知河州劉昌祚秦州甘谷城監押尚德等以公用銀槍并馬借人各得公罪杖中書擬進麟昌祚依斷尚德衝替私罪事理重上批尚德已改充本路副

將何不照會宜速改正翌日改正

丙申分遣輔臣祈雨　詔兩浙路減罷耆戶長壯丁坊正并撥還支酬衙前度牒等錢百二十餘萬緡其變市金帛輸司農寺封樁從都丞吳雍請也　鄜延路經略使兼措置陝西緣邊四路邊防呂惠卿等言分定熙河路戰守兵馬九將所領兵四萬一千三百八十九馬萬二千四百一十八輜重人萬三千一百三州軍城寨關堡守城兵五萬一千一百九十四從之

丁酉淮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濮國公宗暉進封濮陽郡王濮安懿王諸子孫皆遷官諸女壻倖錢二千孀子婦進封一等無品可進者改大國於是自觀察使遷留後者七人防禦使遷觀察者六人刺史遷團練使者一人大將軍領防禦使遷正任者四人領團練使改防禦使者二人領刺史改團練使者十四人自大將軍領刺史者五人將軍遷大將軍者五人率府率遷將軍者五人副率遷率者四十五人又以王夫人弟皇城使昌

州刺史任澤爲嘉州刺史姪四人皆遷一官舊紀書宗暉封濮陽郡王新紀同又書濮安懿王子孫皆進官一等是日同知樞密院呂公著復歸西府先是元年六月開封府鞫陳世儒獄公著時爲端明殿學士兼侍讀世儒妻李將就逮亟謂其母呂曰幸告端明公爲祝蘇尹得即訊於家呂即夜至呂公所如女言公著曰不可比相州獄止坐請求耳逮繫者數百人況此豈可干人耶呂涕泣而退其年九月公著除同知樞密院明年正月御史言開封所鞫不盡詔遷其

獄於大理大理丞賈種民因欲蔓其獄間謂李曰亦嘗

有屬於官司乎李即具對嘗請於公著而公著不許種

民得之乃更其獄牒謂公著嘗許之而公著子希績希

純皆與聞遂逮李母呂呂至對如李辭又逮公著從子

希亞世儒友壻晏靖而告於朝希亞靖見二月二十八日上謂執政

曰公著宜無此乃遣御史黄顔監治其五月種民來就

問於西府公著及二子皆以實對顔知獄皆誣枉不可

就而畏避不敢言未幾托疾去時上已稍知獄官之無

狀因不復遣御史中書復固請用御史何正臣監訊正臣至大理而獄益熾其八月壬子（十七日）又遷其獄於御史臺逮公著壻邵龥及二婢仍檄閤門止公著朝謁上詔公著入謁如常公著即以其月丙辰（二十一日）避位待辨於家上數遣內侍勞問促公著復位公著訖不敢起世儒既伏誅請求事猶未辨會慈聖光獻崩被召乃就職及易月之制畢上以十一月己丑復視朝翌日公著面奏曰臣比蒙召命以陛下方在喪次臣子當奔走承事

不敢以私故辭今陛下已抑情聽政臣請復待罪於家

上固留公著公著遂杜門不復出正臣治獄久不决至

追逮蘇頌於濠州鍛鍊靡所不至竟無事實辛卯中丞

李定等入對即奏云公著實未嘗請求特嘗因垂拱退

朝頌與衆從官汎言陳氏事公著亦預聞爾欲用此辭

以結獄是日何正臣稱疾不上壬辰詔御史舒亶以定

等所奏就問公著於家公著言臣審聞此於法固無害

第實不預聞不敢妄對以欺君爾十二月巳亥定等復

入對正臣又稱疾不上定等奏被繫者訖無所承且皆無左驗上始大感寤遂詔停獄而種民以檀更獄辭下御史臺劾治上既詔停獄即日遣中使諭公著獄事已解可亟入就職越三日壬寅公著入謁展謝上曰有司考竟都無一事比拜起上如是言者再遣使押公著家屬歸西府公著亦未敢遷始公著被誣或謂公著以輔弼挂吏議當隨事自承不宜有陳公著曰不然自古公卿大臣遭枉濫而不能自直者多矣皆不得其時也今

吾生治世事明主近在帷幄之間一旦被誣而不能申理則四方疎逺之人何以自明將恐治獄者狃以自張被罪者望風畏却一罹呵問例自承服致朝廷有濫罰之譏罪乃在吾而不在朝廷也獄事既釋公著曰吾身備輔弼既被吏議矣雖無事安可以復在位會慈聖梓宫在殯陵事方嚴未可以請及慈聖神主祔廟公著即再上表乞補外郡上再遣使封還仍召公著入對敦諭彌切公著乃復歸西府　上批兩朝國史先詔春季成

書復繼差出官及聞諸志文字編次全未有緒可展至今秋五月六日庚戌　又批殿前侍衛馬步軍司今歲春首有緣舊例以不該移降過犯簡退諸軍有言三十五以下武藝及本軍中等以上者並許依舊名次收管仍令逐司再拍試　提點寺務司言大相國寺僧居雖有六十餘院一院或止有屋數間簷廡相接各有庖爨常虞火患乞東西各為三院召禪僧住持四院為六院從之後又請分為八院賜度牒二百以給修繕之費從之　真

定府路走馬承受黄詰言本路差禁軍採泥城粘草妨
教閲蹂民田詔市以常平倉頭子錢
戊戌以經制熈河路邊防財用司勾當公事奉禮郎馬
申為太子中舍權發遣陜西轉運判官兼同管勾邊防
財用　詔陜西轉運司熈河一路錢帛芻糧並與經制
司管認縁經制財用職事舉廢官吏亦令經制司施行
詔杭州禁民毋以言涉邊機文字鬻高麗人　詔聞
諸路將副多輪一員直日廵教可令提點刑獄司體量

以聞

己亥遼主遣瑞聖軍節度使耶律永芳太常少卿乾文閣待制劉彦先來賀同天節　詔陝西轉運使秦州廂軍所支月糧三分以一分支白米二分支小麥如無米即借撥於他司以走馬承受沈寘言所給米陳腐兼以糜蕎之類軍人有辭故也

庚子詔西北諸路愆雨北嶽令知定州韓絳東西中嶽令所在知州躬往祈禱　又詔太學正鍾世美上年陳

太學事有可行者下看詳太學條制所立法以聞　三司言乞就運廣濟河所漕穀二十萬石往青淄等穀貴處糶從之　賜江淮發運司度牒三百給真楚泗州修轉般倉運河水牐之費　詔明州象山縣尉張中扺接高麗人船有勞落衝替初高麗船遇風中往扺之坐嘗與使人和詩衝替至是高麗使以語館伴官故釋其罪　禮院言禮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而四時之祭薦其常事故禘祫之月則不行常饗自熙

寧八年四月禘於太廟至今五年今年孟夏薦饗請改
為禘從之
辛丑詔榷三司勾使李承之根磨提舉京東河北鹽稅
司歲入課利以聞鹽稅司當考正月二十二日詔太子中允館閣
校勘監察御史裏行范鏜罷管勾國子監太子中允權監
察御史裏行黃顔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太子中允權
監察御史裏行何正臣為館閣校勘罷勾當三班院將
以御史專領六察故差遣悉罷後鏜又自言見判禮部

亦罷之何正臣舊傳云其為御史也兼管勾三班院牢辭不獲乃從容為帝言臣備位言職以激濁揚清為事兼它局則嫌於不自舉人言交攻何以逃責帝善之為悉罷御史兼局顧謂近臣曰以忠事主如何正臣可也帝嘗閱別試策題他日問撰者誰正臣對范鏜同撰帝曰語若不出於卿乃鏜自為邪有旨策題并注撰人姓名二事皆自正臣始

乙巳上批乞弟侵擾屬蠻邊將開諭撫遏而姦宄竊發殺傷吏卒崎嶇山獠敢爾跳梁赦而不誅何以懐遠雖令瀘路濟兵應援須議發兵深入討除夔州路轉運判官程之才可從梓州路同轉運使高秉預於要便州縣

城砦備人二萬馬五千一月芻糧　詔權發遣淮南路轉運副使都官員外郎李琮根究逃絶戶下虧陷稅役等錢正月二十二日琮初除漕　詔開封府界京東西諸將下弩手每五十人差教頭一人　詔虞部員外郎陳幵放歸田里永不收叙幵陳世儒之從兄世儒殺母事覺幵諭世儒自盡而心利其財故也　通判熈州祕書丞胡宗哲同管勾經制熈河路邊防財用事

丙午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屯田員外郎蒲宗閔及

勾當官遷官循資有差　録故提舉茶場李杞子珏試將作監主簿以陜西轉運司言茶場司自熈寧七年置場至十年緫入息税錢百二十二萬九千餘緡而杞已死故也　詔監文思院殿中丞王史太子中舍許遷並衝替坐造山陵皇堂鐵葉不中度也

丁未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河東陜西等路久苦旱災近雖霑潤未至優渥深慮刑獄或有寃留上干和氣可諸路分委監司在京遣中書刑房檢正官督遣繫囚

又詔轉運提點司體量災傷七分以上蠲其夏稅不及七分檢覆如常法提點刑獄提舉司察不如法者以聞

戊申詔中書宗室大小學官員多俸薄其議減員增俸

六月戊戌　閤門言儀制有車駕省方出獵大閱大酺之類行之希濶欲並置舊本餘以儀制修定從之　提舉茶場范純粹兼三司勾當公事以李稷言純粹任右贊善大夫官卑恐不能彈壓州縣故也　御史臺言奉詔復置六察察在京官司今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班

院等隸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寺等隸戶察刑部大理寺審刑院等隸刑察兵部武學等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等隸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　初乞弟歸自江安怨夷牢殺一毛欲讎之然不敢出其部寇掠殺一毛具元年十二月末知瀘州喬叙數遣人邀之打誓通判家定國曰有事而誓猶不足以示威今無事而求其誓徒納侮耳叙不從卒以金繒誘乞弟打誓於江安乞弟率衆坐大嶺上遣兄阿字及蠻奴沙自阿義與叙打誓時三月已

已也誓訖乞弟遂攻圍羅箇牟村索其舊税羅箇牟村自熈寧十年熊本始團結之約蠻有讎殺漢為救援於是奉職任光秀詣江安告急梓夔路都監王宣恥不與打誓江安令阿宗範復以言激之遂檄戎瀘等州都巡檢王謹言江安駐泊都監郭晏悉以兵會同日至羅箇牟村與賊遇乞弟曰我近與漢家打誓不敢犯漢羅箇牟欠蠻舊税我故讎之宣等不聽堅欲與戰乞弟未敢動且曰我蠻不敢先為惡宣遣任光秀往督戰光秀突

騎馳陣前與賊對語抽身立高嶺上賊衆四合宣與其子三班差使琥驅兵力鬭賊衆稍怯欲自引去晏州夷以刀畫地呼曰我隨爾蠻爾蠻若退漢必殺我他日爾蠻如何更來索我税賊衆遽止先攻殺謹言次又殺晏宣知必敗諭琥令馳歸曰我以王事當死琥曰父死於此子復何往遂俱死官軍死者幾八百人是日梓夔路鈐轄司言宣等全軍戰没詔入内供奉官勾當内東門韓永式往瀘州體量公事差韓永式據御集二十日再出劄子舊紀書瀘州蠻賊乞

弟冠戎州都監王宣巡檢王謹言死之新紀但書王宣並録之初韓存寶經畫羅苟夷爭不償骨價事乞弟遣其親信至納溪寨率兵助王師軍前報以不用重兵約能撫過諸蠻擒捕羅苟餘黨當有厚賞乞弟皆如約存寶既平羅苟遂不立賞乞弟率晏州夷六千餘攻戎州界及江安縣諸蠻焚聚落作木契刼以輸税擁兵責存寶所許賂不可得數日乃去按羅苟夷與羅箇年不同原本多訛今改正庚戌詔西北諸路久旱慮蝻蟲漸生其令轉運司督州縣撲滅毋致滋長　又詔在京官司奏或申中書樞密院事待報半年未下聽節畧大綱及申奏月日以聞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司言所狹河道欲留水面闊八十

尺以上東水水面濶四十五尺詔狹河處留水面濶百尺

審刑院刑部言宣州民葉元有為同居兄亂其妻縊殺之又殺兄子而彊其父與嫂為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為上請上批同居兄亂其妻或彊或和既無證左又罪人今皆已死則二者同出於葉元有一口不足用以定罪又下民雖為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罔其父又殺其兄繼戕其姪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致死律論

又批祥符知縣唐

穀等於城北點集保甲約二千餘人農事方急未知點集因依可令提點司具析後提點司言詔書敎大保長先令提舉官追集簡閲人材故祥符有此點集詔劾祥符官吏仍戒諸縣自今先簡大保長不足方選家丁及以次人既而祥符官吏自言受提舉教閲官指揮廼詔免劾　樞密院言提舉教馬軍所敎保甲已經閲試補三班借職五人三班差使十六人披帶班殿侍九人賜銀絹六十人詔五人充王中正敎大保長隨行餘分差

赴廵檢尉下指教長上保丁

辛亥上批瀘州蠻事未息梓夔路鈐轄司所奏諸縣寨邊事關報異同閑冗之語悉以上聞慮其間隱晦要切事或致處分之際有失機會可約束令自今並須審察事實節畧機要以聞　高陽關路鈐轄兼河北第十將雷仲言臣昨欲舉行霸州教閱不依元結隊伍為副將劉昌序沮止遂獨御中總管司後來嘗教已依元結隊伍法有雲翼卒胡千輙率衆當教場不唱喏是日昌序先

入教場臣後至恐必有事因令覇州鞫百餘日未結正
乞委官體量上批專下轉運判官孫迥推究慮劉昌序
欲傾揺雷仲故導千等抵冒深刑宜令研窮考訊必見
姦慝所在既而迥言昌序實無害仲之意乃止　梓州
路轉運司言體量乞弟等三月巳巳赴納溪寨立誓歸
順羅箇牟村蠻止為收藏乞弟奴婢有任光秀妄以生
南羅箇牟村為省地報王宣以蠻人侵犯致輕易出兵
陷没緣羅箇牟村蠻熈寧七年後方量納官税不同省

地熟蠻納二稅役錢詔羅箇牟村蠻既納稅賦即是省地熟户見在圖籍並係熟蠻不委所奏有此異同令不獨爲王宣接戰所因緣繫久遠地界事令轉運鈐轄司審實以聞後逐司奏羅箇牟村蠻但量納稅物以覊縻之實與省地熟蠻不同後逐司奏云云朱本簽貼去以密院取會到修入墨本無之

河東經畧使孫永舉供備副使董中行爲嵜嵐軍草城川都巡檢詔中行以伎術進豈宜領邊要職任令别舉官　權發遣司農寺丞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張商英

檢正中書刑房公事　前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詵
復慶州刺史聽朝參詵前坐蘇軾奪官蜀國長公主久
病上欲慰主心故特有是命及上視主疾問所欲主但
謝復詵官而已
壬子御史滿中行言都水監丞及巡河使臣按行河上
縱吏受賄而逐埽軍司濠寨人員兵級等第出錢號為
常例稍不如數則推擿過失追㨾決罰苦於誅求至借
官錢應辦乞體量根究施行詔轉運判官孫迥體量以

聞後應犯在赦後者皆根勘論如法　詔前河北路轉運副使陳知儉罰銅三十斤前提點河北路刑獄韓正彦罰銅三十斤坐河決曹村失備也

甲寅命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李定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定中辭之　罷郡牧行司復置提舉買馬監牧司

入内東頭供奉官瀘州勾當公事韓永式乞差熙河都虞候呂昱為指使上批昱本熙河弓箭手累立戰功補都虞候近私隨韓存寳討蠻賊本路已作逃亡除籍故

困躓無所歸可與三司軍將令帶隨行　代州言諜報
契丹北樞密蕭堯昌等引步騎點檢緣邊鋪舍上批敵
若止是增飾鋪舍必不遣如此重官恐尚有理辨團山
子以東地界之意故假此為名宜下定州真定府安撫
司太原府經畧司速募人伺敵情仍增邊界廵守及權
移異地分内不得力使臣後逐司奏言惟點閱鋪舍而
已非有他故也　詔衡州茶陵縣歲以税米折納船材
運至潭州造船公私糜費自今以所輸船材即本縣造

船二百艘轉運司出錢佐其費從太子中允王子韶太常博士何琬請也後又詔民税米聽輸縣米一石别輸船脚錢七十官為運至潭州　詔濰州防禦使克諶饒州防禦使克懼各追一官罰銅九斤停朝叅俸給以遇慈聖光獻皇后虞主坐道旁不起為禮儀使劾奏也

乙夘詔候諒闇畢加上仁宗英宗尊謚　權御史中丞李定言奉行朝廷法令以致之民者諸路監司而無鉤考之法今御史臺分察官司違慢若推此法以察諸路

監司宜無不可者以户案察轉運提舉官以刑案察提點刑獄如此則内外官司各勤職事朝廷法令不至隳廢從之兩紀並書詔御史分察諸路監司

丙辰詔以季秋擇日有事於明堂

丁巳詔鄜延路經畧司緣邊隨市價增錢糴鹽鈔以聞

京東路轉運司言鄆州築遥隄長二十里下濶六十尺高一丈先是河決曹村水至鄆州城下明年山水暴至漂壞城北廬舍知州賈昌衡李肅之相繼議築遥隄

以捍水患至是隄成役夫六千一月畢賜詔奬之　詔司農寺改更常平免役坊場等事有干大法者不得輒下相度並先奏取旨

己未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呂惠卿為資政殿大學士再任　詔故梓夔州路都監禮賓使王宣戎瀘等州同都巡檢使內殿承制王謹言瀘州江安縣駐泊都監內殿承制郭晏前瀘州管界內同巡檢右侍禁孫中立都監司指使三班借職楊永壽差使王琥散直盛賛劉用押

馬殿侍張德李珣孫宣日孫文秀令轉運司致祭賜其家錢絹有差護送家屬至願歸處無親戚者遣吏齎骨及財物贈官宣敎等送其家贈宣六宅使謹言晏並西京左藏庫副使録宣子琥後二人為三班奉職三人借職謹言晏後各一人奉職二人借職中立後一人奉職一人借職餘各一人補下班殿侍　詔監司提舉司有所措置及申請而輒及他司者論如非所職輒管勾法

陝西路轉運使李稷言秦州造公使酒給省倉米慶

歷中詔歲毋過千五百石嘉祐四年後歲給四千至六千餘石熈寧二年遂至九千石自後歲不下七八千石前後違法官吏亡存相半未敢推劾詔釋官吏罪自今歲毋過四千石

庚申賜梓州路轉運司坊場錢五萬緡絹布各萬匹增備邊計又詔熈河路遇同天節止令進馬二十匹　又詔御史臺六察案官二年為一任以所糾劾官司稽違失職事多寡為殿最中書置簿以時書之任滿取旨陞

黜後中書上刑房所修法注云其所糾劾須朝廷用其言以斷罰人者上批人字下增或上簿三字增字用御集所書朱本云增取旨字今不取仍自五月庚午移入此上批新受供備庫使曹諭舊有廢疾未嘗出官故未得俸既以恩遷其以俸給之

詔權御史中丞李定罷判太醫局除放欠負以領察事也　提舉福建路鹽事賈青上所部賣鹽官吏元豐上年歲課比租額增羨及捕獲私鹽最多乞優加酬獎上批福建路鹽事自蹇周輔承命𠡠法賈青相繼奉行方

爾期年已見就緒盜販衰止歲課有羸東南一方公私所賴不細賈青近已嘗推恩自餘行法有勞官吏可第賞之時周輔已擢三司副使自轉運判官王子京而下二十人遷官陞任循資減磨勘年堂除不依名次路分注官有差熙寧十年六月周輔除福建漕八月徙京東九月仍漕福建元豐元年十月除發運副使十一月以發運副使入為大理少卿十二月兼提舉福建鹽事　知齊州王臨言州有靈巖寺地課幾萬緡皆為僧徒盜隱乞差官監收每歲計綱上京納詔賜與上清儲祥宫

辛酉增國子監歲賜錢六千緡初給外舍生食人月爲錢八百五十至是增至千一百故也　御史何正臣言諸路監司郡守體量官吏不待考實多先乞替罷剌舉之際豈能無失其間好惡不公喜怒以意者往往而有乞自今體量官吏有贓狀已明不可留本任者取旨先替罷餘委别司考察或俟結正施行詔送詳定重修編敕所朱本云元行不書　詔非導洛司船輙載商人税物入汴者雖經場務投税並許人告罪賞依私載法即服食器

用日費非販易者勿禁官船附載蕟荺柴草竹木亦聽仍責廵河催綱廵檢都監司覺察從宋用臣請也三月二十四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三年五月癸亥朔權管勾熈河路經畧司趙濟言熈州雜支錢止六十餘千糴買錢止八百餘千馬料僅支兩月即其他州軍亦可槩見望敕轉運司豫計度上批可下熈州并轉運司各以見在倉庫錢糧對比去年

李稷未到任以前數保明奏　又詔潭全邵州民出修城夫錢減二之一潭州須歲稔興工全邵州以五年為限　又手詔御史臺復六察案叙法之始職事甚劇無容久闕正官以稽功緒其見闕御史二人令李定限十日以名聞月增添支錢中丞二十千察案御史十千尋以司農寺丞王祖道知封丘縣豊稷並為監察御史裏行祖道福州人也祖道初為裏行乃六月一日令并書之　江淮等路發運司言導洛通汴司已修狹河道更不置草屯浮堰從

之時以汴水淺澁發運司請以草為堰壅水以通漕舟至是復自請罷云

甲子禮院言司天監定九月辛巳有事于明堂詔恭依

命宰臣王珪為明堂大禮使知樞密院馮京為禮儀使同知樞密院孫固為儀仗使參知政事蔡確為鹵簿使章惇為橋道頓遞使　詳定禮文所言看詳明堂者王者之堂所以上事天下治人也其地在國之中王者嚴父配天於此而月吉以聽朔焉故孝經曰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而禮記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蓋爲五室十有二堂月令所謂青陽明堂太廟總章玄堂各有左右个天子分十二月居之而考工記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路寢也夏舉宗廟商舉路寢周舉明堂互

言之明同制也自漢武帝始作明堂出於詭說以茅蓋之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違經背古其後議者紛紜至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盖已不勝其誕矣遂令世主無所適從重於制作至於嚴配因寓郊丘本朝親祠明堂寓於大慶殿大慶路寢也然非明堂其有司攝事亦寓郊丘其五室十二堂九階緣後世不即以聽政及脩廣之度謂宜量時增損取適於世至季秋大饗以及嚴奉英考配天之義

又言謹案詩周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饗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蓋祀帝於郊以天道事之饗帝於堂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雖配帝用犢禮所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也以人道事之則雖天帝用太牢詩所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是也晉傅元推本此意而為之說曰於郊尚質於明堂尚文文質之變牲牢則異摯虞之議曰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宋書志亦曰郊以特

牲明堂牛羊吉蠲雖同質文殊典惟梁儀曹郎朱异以為舊明堂皆用太牢五帝既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詩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周用三牲止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明堂用特牛自此迄于隋唐皆用特牛非所謂以人道饗上帝之意也皇祐大享明堂用犢七以薦上帝配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薦五人帝熙寧故事禮院參詳昊天上帝配帝各用犢一羊一豕一五帝五人帝共用犢五羊豕各五皆未應禮臣等看

詳禮以角繭栗謂之犢角握角尺謂之牛犢者誠慤是以小為貴故凡犢則特薦之所謂祭天特又曰用犢者貴誠非可與羊豕相參也若牛與羊豕各一則謂之太牢宗廟賓客俱用太牢是也今來明堂親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伏請各用牛一羊豕一禮文兩事皆無月日又未知從違按七月二十七日丁亥詔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羣神八月十二日壬寅又依趙君錫等議專配上帝今禮文所奏尚稱配帝五方帝五人帝則必不在八月十二日後或在七月二十七日前也五月二日甲子初降指揮今取此二奏並附五月二日指揮下更須考詳

權御史中丞李定請增置

臺主簿一員點檢六察文字從之二年十二月丙午增置臺官一員當考

權都水監丞蘇液言分黃河八都大應管逐埽職事繪成圖令都水監倣此每歲首編進從之　御史范鏜言開封府判官趙子幾知祥符縣唐毅皆癃病職事廢弛詔子幾與宮觀毅令提點司體量以聞毅遂罷　翰林學士兼詳定禮文張璪言伏見天地合祭議者不一而臣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先王於是順陰陽之義以冬日至祀天於

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以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度數莫不倣其象類故天地神祇可得而禮由此觀之夏日至祭地於方丘而天子親涖之此萬世不可易之理也議者以為當今萬乘儀衛加倍於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他月不惟無所據依又失所以事地順陰之義必不得已臣以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存焉詔禮院速

詳定以聞先是詳定禮文所言臣等看詳古者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其牲幣器用歌詩奏樂亦皆不同凡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漢元始間以祀樂既各有合而禮又有夫婦共牢之文於是合祭天地以隆一體之誼後漢光武至魏之黄初與夫東晉元帝及唐武后以來皆因仍之非所謂求神以類之意本朝親祠上帝即設皇地祇位雖盡其恭事之誠而稽之典禮則有所未合詔詳

定官具合更改禮文以聞而陳襄李清臣王存陸佃等各以所見列上襄言謹案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祇夫祀天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為宮三變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地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

之始也故宫用林鍾于坤之宫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宫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貍沈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黄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祇出得以通精誠而迓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

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説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濶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

音俾正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無益也況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人恭事之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郊自當別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者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徧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

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况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祀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疏疏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祠得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致之郊周公之制也舍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歟彼議者徒知茍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

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以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清臣言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為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

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所以然者告祖為配之謂也又曰魯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推古以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再遇親郊七日戒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為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為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為帷宮止而後進如允所奏乞下有司施

行按後漢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五位唐因祠南郊即祠太清宫及太廟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祠必先及景靈宫及太廟蓋因前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自有常祀無常歲有司攝事於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縁親祠欲徧及爾若親祠欲徧及之則因南郊回特告祭北郊自因舊儀亦不背違禮意近于可行伏乞更賜參酌存言按周禮以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夏至祭皇地祇於方澤各順其

時皆天子親之至秦漢間先王之禮廢孝武粗定郊祀始至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遂幸汾陰祠后土由是甘泉太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著為故事至元始間王莽建議乃合祀天地於南郊至比夫婦同牢而食後漢至唐因仍不革國朝承用舊禮有司未遑講議今既奉詔考詳得失則合祭非禮所當改正然王者父天母地奉事必均三年大禮不可加數既罷合祭則親郊止於上帝而不及皇地祇於義未盡國

家用冬夏至遣官攝事於二郊葢用周禮未嘗廢也其三年一有事於南郊同漢制若間有事北郊則不失恭事天地之意先朝親耕耤田祫享太廟皆因三歲之期暫輟郊丘之祀此則已行之故事也况自宗祖以來雩祀祈穀明堂耤田祫享恭謝皆曠世大儀率已修舉北郊皇地祇未嘗親祭若因罷合祭非禮發自聖意而行之實希闊之盛事也三年親祠自漢以來以為非常之禮必備物而後動者不可以不相天時漢唐之間祀天

有用正月有用二月有用三月有用四月有用八月有用十月有用十一月有用十二月祭地有用正月有用二月有用三月有用五月有用十一月有用十二月歷代祀天地之月日率皆不同蓋因時施宜不相沿襲祥符中真宗祀后土以二月至如神州地祇自前世以來皆祭以孟冬若國家時舉墜典間有事於北郊用孟冬純陰用事之月日理無不可乞自朝廷裁擇佃言看詳天地合祭非古也然古者因郊上帝別祀地祇則祀地

又不可廢顧無合祭之禮爾蓋地縁祀天以故特祠則雖祠地祇亦事天而已故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三正記曰郊後必有三望春秋亦書不郊猶三望其傳曰望郊之細也以臣考之望祭或在郊之明日或以其日雖不可知然要之郊後必有望祭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望地祭也不言祭地祭地可知也今或冬日至親祠昊天上帝因即圜丘之北别祠地祇不崇朝而天地之祠畢舉考先王之意度當

世之宜似或可行議者若謂祭地當在北郊則此因郊特祠本非正祭且春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則與夏至北郊祀地無異然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皆兆於南郊則皇地祇因天特祭自與夏至正祠不同祠之南郊禮宜然也陸佃以二年正月由光禄寺丞詳定説文兼詳定禮文此必在二月正月後佃等議未決璪又兼詳定因建此議張璪以翰林學士兼詳定在今年正月於是禮官請如璪議設宫縣樂文武二舞改制樂章用竹册匏爵增配帝犢及捧俎分獻官廣壇壝齋宫修定儀注上

之而判太常寺王存知禮院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樂舞之類亦是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闕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祠之重必以為有所未備而欲悉行舊禮則天地宗廟之祀舉當釐正不可獨以三歲一施於方丘也大率古之祭祀或天子親行或有司攝事不過此二者而已今於攝事之中又分隆殺蓋古所未有也且遣官雖重終非親祠恐於父天母地之義有所未順璪本以合祭

非禮欲革去之然其所陳於禮亦未見其可況今歲大享明堂固自不及皇地祇而於夏至之祭特有所隆此尤非所宜也今年夏祭皇地祇若依璪請即乞如前所陳天地宗廟之祀舉當釐正然今夏至日逼亦恐未可遽行即乞且依舊制其親祠之禮仍乞詔詳定郊廟禮文所精加講求裁定其當以正後世之失庶合先王之意判太常寺李清臣亦言天下大事莫過天地之祀萬世觀法未易輕言況本議親郊之歲當罷合祭則親祠不

及地祇故璪欲於常禮之外獨隆北郊用補禮意之不足而今歲適明堂大享自非親祠南郊於皇地祇未闕常禮若今年夏至且用舊儀更使禮官從容講求俟獲義理所安然後舉而行之則其便甚明縱謂異日極論不過如此然夏至已近而樂舞未修樂章未製八變之音未及習齋祭之服未及成齋宮未及立壇壝未及廣牲犢未嘗在滌竊慮有司速於應辦或致滅裂有失嚴恭伏乞聖意更加詳酌上批張璪之議在今所宜固無

以易考循舊典既親祠明堂則皇地祇自不及之可如清臣言遂廵以盡衆說遂詔禮院更加講求八月壬寅明年四月己巳當考佃又言謹按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氏曰猶三望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據此不郊乃無方望則有遇祀天及地神而有方望之事明矣故禮三正記曰郊後必有三望先儒以為助天布功是以祭天及之皆於郊之明日且地之神以縁天徧祭則雖祭地祇實亦事帝而

已故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竊覩張璪所請
陛下親郊夏日至祀地自如璪議其冬至祀天之明日
准古方望之事因令祠地北郊而以海嶽四瀆山林川
澤之神凡在圜丘壝陛舊從祭者皆得與享亦遣冢宰
攝事並如夏至祀儀是則親行大禮合祭雖革而天地
之神自得用類以禮從祀以昭陛下尊天親地之義然
而郊後必有方望之事經證明白固當考復至於祠地
雖未有顯據而臣以倫類求之方望且祠則地祇助天

布功又其大者安得而遺也謹按舜典類有上帝而無日月星辰禋有六宗而無太祖望有山川而無大祇周官大宗伯祀有上帝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祿祭有社稷五祀而無大祇有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丘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則祀所秩上下比義皆從可知故也恐臣末學所論尚不至乞以聖意裁之詔下詳定所而詳定所以為佃既稱未有顯據即於理難以施行　詔右侍禁閤門祗候楊琰候二年遷一

官初詔琰永不磨勘至是以修太皇太后皇堂故遷之也

乙丑閤門言每歲盛暑御後殿便於決事乞自五月一日至七月終當御前殿日閤門取旨如得旨御後殿即放朝參詔自今三伏内五日一御前殿　荆湖南路安撫司言知邵州關杞議於溪峒徽誠等州鎮立城寨屯兵及守禦招納之策乞下轉運司相度詔謝景温朱初平趙揚相度利害及處置後經久不致生事保明以聞

其後建置如杞議八月四日如杞議九月十六日可考　編修學制所言奉旨立勢要及國子監生太學官親屬許不以鄉貫就開封府應舉之法臣等看詳監以國子為名而無國子教養之實恐未稱朝廷建學育士之意乞應清要官親戚並令入監聽讀以二百人為額解發毋過四十人從之

丙寅詔市易務於封樁免夫錢内借支十二萬緡償景靈宫東所占民屋居價錢以修神御殿頗侵民居故也

戊辰詔祕書監致仕劉几乘驛赴詳定禮文所議樂几前知保州年六十一遂致仕今十二年矣几嘗謂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昔之衣冠使今人被之乃所不稱儒者泥古詳於形名度數之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諧於聲則不能入徒紛紛也嘗遊佛寺聞鐘聲曰聲澌而悲不利主者至夕主僧斃在保州聞角聲曰宮徵而商離守臣憂之以秋為應至期而几疾其洞曉如此然所學多雜鄭

衛

已巳祕書監高賦罷知蔡州客户請射田追收已給關子以權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張復禮奏賦括民契外地及奪下户闢田募客户自占境内騷擾也

庚午宰臣王珪言弟職方郎中琉昨管勾大行太皇太后山陵使司牋表乞推恩詔以琉為蔡河撥發　詔蠲故樞密直學士陳襄所負侵用杭州公使錢五千緡以襄卒故不追　詔知沅州客省副使謝麟再任遷一子

官　洺州平恩縣指使三班差使王奎乞解官持父喪許之仍詔兵部自今有請如奎比者宜即聽許

辛未詔中書别議措置三司帳法蘇轍元祐元年奏議當考　又詔官司違慢應面奏者令御史臺中丞知雜同本察官上殿或具聞奏餘申中書初御史臺請非應奏從臺關所屬鞫罰吏人或改正不許也又請諸路提舉官提點刑獄巳隸臺檢察開封府界提點提舉司發運輦運撥發提點鹽事糴便糧草市易鹽稅坑冶鑄錢茶場淤田營

田司及河北屯田司陜西制置解鹽司經制熈河路邊防財用司措置陜西緣邊四路邊防公事司外都水監丞司提舉買馬監牧司麟府路軍馬司諸路經畧總管安撫鈐轄司亦合隷臺檢察從之　詔河北陜西路廵檢兵既代以義勇保甲其請給可依開封府界河東路封椿季具帳報樞密院及兵部充義勇保甲廩給之費

癸酉詔自今見任外官不許試刑法　詔翰林學士李清臣罷知審官西院清臣以修兩朝史求罷兼局故也

詔提舉教習馬軍所見教臣僚子弟并百姓步射弓一石力短箭前後手足皆應法者遇赴教日可於封樁闕額禁軍米内人給三升御集一百二十一卷手劄熙寧七年九月十九日甲寅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庚午元豐二年五月十四日辛巳三年六月十八日己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甲午當并考

詔增代州繁畤縣令一員仍以使臣為都監

甲戌知廬州工部郎中韓宗道權發遣虔州太子中允劉載各罰銅十斤楚州税務監官並差替坐前在淮南轉運司以楚州市易務鬻民納税綿絹作違詔不行及

許稅務違詔稅市易竹木等故也
乙亥詔自今上四軍歲滿止差中軍交替　詔司農少卿前知衛州魯有開罰銅二十斤通判幕職官汲縣主簿尉並衝替巡河部役官追官勒停差替並坐河溢失救護也　光禄寺丞知汝州襄城縣于右追毀出身文字除名編管衡州坐姦盜也（九月十四日癸酉責舉主）　詔內東門裏進食門名曰會通　詳定重修編敕所言見修敕令與格式兼行其唐式二十卷條目至繁又古今事殊欲

取事可海行及一路一州一縣在外一司條件照會編修餘送詳定諸司敕式所從之十五日八月九日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可考丁丑詳定重修編敕所言奉詔月具功課以聞緣參取衆議研究義理及照會牴牾重復遺畧正是難立課程之時乞免奏功課不許仍詔中書立式　詔利州路轉運使劉忱徙梓州路代高秉秉留本路聽旨時方置獄劾王宣等陷沒事也　河東緣邊安撫司乞移牒止約北人緣邊創置鋪屋上批如北人於分劃壕堠之北修

建城池即是有違誓書若止增鋪屋毋得止約或於土門以東接真定界以南侵犯增鋪屋壕堠即先諭以理道不從即約闌出界續詔若北人果有創增本界未有鋪屋合關防處相度增置先畫圖以聞　麟府路走馬承受陵中言聞府州久良津賈胡疃有北人拆界壕石墻取水詔河東路經畧司密體量當如何處置其本處斥堠不謹亦案劾之　詔京朝官選人班行試經義律令大義上等一人減磨勘二年試法官人上二人差充

法官第三人第四人差充習學公事第五至第七人循兩資下三人循一資餘以次推恩

戊寅幸蜀國長公主第視疾次幸陳國長公主第

己卯蜀國長公主薨主下嫁王詵詵母盧寡主居之第側膳羞必先擇珍異者致之盧有疾主日至榻下自和湯劑以進詵家姻黨皆周卹之中外稱賢主疾甚皇太后皇后臨問主初弗省皇太后慟哭久之主稍能言訴必不起因相持而泣上繼至見主羸瘠伏席而泣墮淚

沾濕上自診主脉集衆醫詰所以治疾狀親持粥食之主爲上强食翼日以不起聞上未朝食即駕往望第門而哭賜主家錢五百萬輟朝五日命入内副都知蘇利涉治喪事禮視秦國大長公主母拘令式追封越國謚賢惠主性不妬詵侍主疾與婢姦主旁婢數抵戾主有後言詵復與應和及甍乳母訴之上命有司窮治婢八人皆決杖配窯務車營兵主既葬詵奏倹罪上批詵内則朋淫縱欲失行外則狎邪罔上不忠長公主憤愧感

疾弗興皇太后哀念累月罕御玉食職詵之辜義不得赦可落駙馬都尉責受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均州安置舊紀書五月己卯蜀國長公主薨詔貶駙馬都尉王詵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新紀不書

庚辰監官陳易簡罰銅六十斤沈士安三十斤杜壬追兩官國子四門助教楊文蔚追一官並勒停治疾無驗也

辛巳詔頼昌府進士劉堂上制盜十策觀其為文雖未優長然頗知世務言不悖理有可嘉者苟所論由衷若

試官以事或能以材自顯可召赴中書參考其實令本房檢正官以應干縣尉捕盜條付堂看詳尋錄堂為徐州蕭縣尉

癸未江陰縣主簿太學博士崇文院校書蔡卞為修國史院編修官初以林希為之尋命使高麗不樂行被黜至是復召為編修官而御史何正臣以為言故以卞代之正臣又言近日舉官鮮以寒士為意利祿所厚多在貴游之家而市易為甚望詔中書取索在京應舉差或

權差已到未上官有無本族外姻在朝食禄取旨去留以示公義乞自今舉官並依舉京官縣令式具親屬詔劄與都提舉市易王居卿仍令中書立法　權發遣鄜延路鈐轄曲珍乞奏請以德順軍界祖父弓箭手地改正户名如不可則乞以錢輸官詔曲珍累有戰功其地四頃半特賜之　權江淮發運副使盧秉言黄河入汴水勢湍激綱船破人數多今清汴安綏理宜裁減今定六百料重船上水減二人下水減二人空船上水減二

人下水減三人餘以次差減從之朱本削去新本亦削去

甲申命涇原路總管兼第一將四方館使忠州團練使韓存寶都大經制瀘州蠻賊事聽選本將及陝西并東兵萬人自隨其義軍弩手亦聽選揀舉使臣四十人候行兵日先諭兩屬夷户並令安居如願隨軍討賊亦聽本路官兵並受節制又命內藏庫使忠州刺使權發遣荆湖北路鈐轄彭孫提舉捉殺瀘州蠻賊聽舉使臣二十人選馬步三千自求便路進討如與韓存寶軍會聽

存寶節制舊紀書涇原路總管韓存寶經制瀘州蠻賊新紀書復命　詔改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司為都提舉汴河隄岸司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初置導洛通汴司八年五月三日罷所收課利　詔耤田令隷太常寺月給添支錢七千　上批陳國長公主子王殊王殖可轉五資乙酉賜駕部員外郎管勾崇福宫孫京紫章服頼昌府父老等茶綵有差京等六百二十二人以陞頼昌府詣闕謝上召見勞問曰卿冒暑逺來跋涉良勤故賜之梓夔路鈐轄司上瀘州路分都監王宣等所部親兵不

救護主將分三等詔並免死決配第一等十八人廣南遠惡州軍牢城遇赦不還第二等四十七人荆湖牢城第三等十五人千里外牢城内重傷人免杖

丙戌起居舍人龍圖閣待制知審官西院沈括知青州先是兩日括除知審官御史滿中行言括自小官不數年至翰林院學士不能終始一心盡事君之節乃陰附大臣傾害政事斥逐未久遽復從官中外固已疑駭今又召還朋姦射利之徒莫不覬望為之摇動欲望原其

操行除一外任故有是命後七日改知延州中行又言閬衛州教授蔡蹈因罰生員謝璥乃簽書判官謝京之姪憑恃州官親屬慢罵師長蹈以學制屏斥京遂案州學買酒事以快私怨置獄踰年未決知州李端慤擅差禁軍監守蹈家絶其醫藥飲食又遣公人突入蹈家慢令陵政莫斯為甚望察端慤京情狀特行貶降詔轉運司催結正如端慤京該赦降或去官亦具情節以聞後端慤罰銅十斤謝京差替　御史臺言點檢三司自熈

寧八年盡去年官物文簿不結絶百九十事詔大理寺劾官吏失銷簿罪　鄜延路經畧使吕惠卿言並邊堡鋪烽火止是直報本寨未嘗東西相報及報鄰寨上横烽法式詔諸路相度推行　秦鳳路經畧司言近制馬軍自十月一日馳射野戰至穀雨日止緣塞上地涼乞自八月一日起五月一日止從之仍詔河東陝西諸軍准此本志附此詔於二年五月今不取　詔詳定重修編敕所詳律意先詳定案問欲舉條以聞其後詳定所奏犯罪因疑被

執贓證未明經問具狀者聽准自首減等法至今行之此據朱本至今謂紹聖閒也　又詔中書户房三司并提舉帳司官先取京西路帳措置立法以聞　詔蠻人知歸徠州乞弟作過傍近蠻族或兩屬蠻如能斬獲乞弟者若願知歸徠州即與本州刺史月給茶綵若願受漢官與内殿承制賜銀千兩絹千匹或能捕斬以次頭首即第賞其乞弟下蠻人如自能殺乞弟首及以次頭首亦準此降敕榜於蠻人出入要路及遣招安將等深入以曉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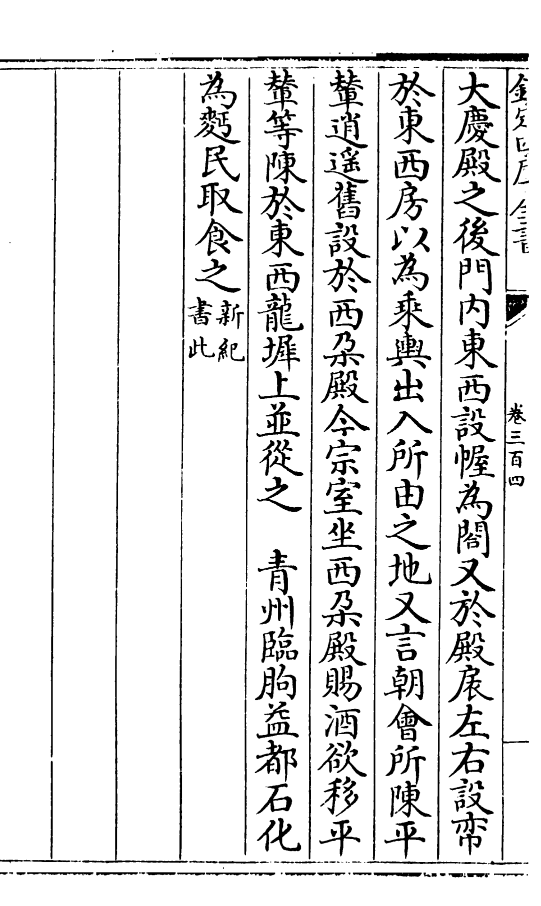
都水監丞言同外監丞并諸都大議黃河諸埽向着退背分三等會兵夫物料數乞令判監一員案視推行詔遣判監劉定三年正月十八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唐民屯田員外郎權發遣河北提點刑獄劉定並權判都水監六月十五日又除提刑兼義勇保甲　都大經制瀘州蠻賊事韓存寶言所領正兵萬五千人依九軍陣法分隷行營四將詔以皇城使雅州刺史涇原路鈐轄姚兕為第一將莊宅使權鄜延路都監呂真為第二將洛苑副使熙閤門通事舍人涇原路第五副將孫咸寧為第三將西

京左藏庫副使涇原路第四副將郭振爲第四將

己丑知延州呂惠卿言修成五路條約乞許赴闕面奏以稟得失從之惠卿尋遭母喪朱本於六月五日丙申特書詔呂惠卿赴闕按惠卿家傳惠卿母實卒于京師六月初惠卿乃聞之恐召惠卿不在六月今從墨本家傳載惠卿巡邊等事或稍刪取之然亦不足載也

庚寅詔韓存寶彭孫毋以蜀中浮浪舉人自隨上批存寶昨討瀘州羅胡苟姓夷賊日常有約束毋收用浮浪舉人可劄與存寶孫故也

詳定朝會儀注所言今定



大慶殿之後門内東西設幄為閤又於殿扆左右設帟於東西房以為乘輿出入所由之地又言朝會所陳平輦逍遥舊設於西朶殿今宗室坐西朶殿賜酒欲移平輦等陳於東西龍墀上並從之　青州臨朐益都石化為麪民取食之新紀書此